

容闳与晚清幼童出洋“教育计划”

翟广顺

[摘要] 容闳作为近代赴美留学的第一个中国幼童,拉开了中美教育交流的序幕。容闳学成回国后于1872年起组织120名幼童留学美国,是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的先声,直接影响了1908年开始的庚款留美运动。晚清幼童出洋肄业的破产,是中学与西学冲突的真实反映,与美国国会的排华阴谋有一定的关联,也影射出容闳尴尬的边缘人角色。

[关键词] 容闳;晚清;幼童;赴美留学

[作者简介] 翟广顺,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青岛 266023)

近代意义上的中美教育交流运动,肇始于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滥觞于1872年起容闳组织的四批120名幼童出洋肄业。容闳的晚清幼童出洋“教育计划”虽仅持续了九年时间,却是近代中国真正走向西方世界的开始,它开掘了近现代中国源源不断的留学教育之先河。2008年恰逢容闳诞辰一百八十周年,悉心研究容闳赴美留学的缘起,全面扫描晚清幼童出洋肄业的事件本末,客观辩证地评价容闳在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贡献,对于正确把握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荫,号纯甫,英文署名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生于距澳门仅一水之隔的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由于家庭的贫困,又由于与澳门比邻,未受过一天中文正规教育的容闳,七岁那年被父亲送到澳门的一家教会小学,十二岁转入以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主持这所学校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神学博士布朗(Rev. S. R. Broum),这位以“获得自由教育,为落后民族献身工作”为职志的传教士改变了容闳的命运。1847年1月4日,容闳等三名中国幼童随布朗夫妇搭乘美国奥利芬洋行的“女猎人号”商船启程赴美,中国近代留学美国的历史揭开了第一页。

1854年夏,容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怀揣羊皮纸制的耶鲁大学毕业文凭,容闳在美国不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与容闳有过多年过从关系的牧师杜吉尔(Rev. J. H. Twichell)披露道:“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以改变他的终生打算。他

居留美国已久,具备了归化的资格……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①然而,容闳毅然地选择了回国。其实,早在容闳读第四学年的时候,已将未来应行之事规划于胸。他说:“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②1854年11月13日,容闳告别美国母校,开始了他苦心孤诣地筹划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

1840年及1856—1860年爆发的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火与剑把清政府“天朝上国”的威风扫地。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革新派,兴起了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走上了自办军事、民用工业的求强致富之路。当曾国藩听说容闳在美国留学、精通英语和西洋技艺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必须尽快罗致帐下的人才。1863年10月,容闳以五品军功衔出洋委员的身份,“逾两年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③,赴美国购买机器,使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当时好望角以东最大、最现代的机器制造厂。1867年,曾国藩前往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容闳借此机会成功地说服了曾国藩在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招收中国学生,授之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将来不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

容闳与曾国藩的幕僚丁日昌“交颇投契”。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容闳去苏州谒见了丁日昌时,“乘机进言于丁抚,请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④丁日昌嘱容闳将这一计划撰为条陈,他将托握有实权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朝廷。容闳草拟条陈

四则,其中第二则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⑩可惜,丁日昌转呈之后,由于文祥因母病逝而“丁艰守孝”和随后不久文祥本人不幸过早逝世而石沉大海。容闳遭此打击,痛不堪言。他后来回忆说:“予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亦安能无怏怏哉!失望久之,烬馀余热。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⑪1870年6月天津教案事发,容闳作为曾国藩、丁日昌等大臣的译员交涉处理此事。他在分析教案发生的原因时,认为天津民众误信天主教教士和修女拐卖残害中国儿童而酿成的仇教事件是出于愚昧无知,要防止和杜绝此类由教案引发的外交灾难,只有提高民智,增进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于是,容闳向曾国藩和丁日昌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出洋留学计划。

其实,曾国藩对选派年轻学子出国留学的意向早有耳闻。1865年6月薛福成的万言书《上曾侯相书》就有“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⑫之说。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早在1863年,就接到拣选知县桂文灿闻日本遣生徒赴俄美留学十年的条陈,但鉴于人员难选而被搁置。随着洋务运动的风靡,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政府于1862年开办的同文馆,1867年又增设了天文算学馆,兼学外语与西学,并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1868年7月中美签署的《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为中美教育交流设置了优待条件,“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⑬客观地说,天津教案迫使清政府把派遣留学生赴西方肄业提到了实践的日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西学东渐的浪潮符合曾国藩等革新派“求强”的意愿。此外,清政府外交人才的匮乏,也使派遣学生出国学习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容闳的幼童出洋教育计划的实施时机水到渠成。

查中国近代史档案,曾国藩等选派幼童出洋肄业的上奏共五次。1870年10月10日,曾国藩和丁日昌联名向清廷会奏,“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⑭,并提议派员携带

子弟前赴外国。1871年3月2日,曾国藩又在《办理洋务尤与军事相表里,须讲求实际》的奏折中再次提出选派出洋留学生之事,并作为筹议海防江防“讲求实际”的三大要端之一。1871年6月28日,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拟就《论幼童出洋肄业》,与总理衙门函商,获得允准。8月18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又联衔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作育人才、力图自强之至意。”^⑮曾李二人的联奏,“又由总理衙门复议,着曾、李另外拟定一个应办事宜六条,于1872年2月27日补奏《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再由总理衙门于5月17日议复而得以批准。”^⑯当曾国藩把“著照所请”的朱批展示时,容闳兴奋不已,说:“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的教育工程终于成为一项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这将在中国编年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⑰

二

容闳的“教育计划”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诸如幼童选派条件、留学期限、组建国内预备学校、筹定留学经费、成立留学事务所、选派总办、教习和翻译等应办事宜一一明确。根据1871年8月18日呈奏的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所设驻洋正副委员二员的规定,倡导并最终亲率幼童出洋的容闳未能掌舵权,只能屈居副委员之位。此后,正委员三更其人,容闳均无缘正职。正副委员在处理出洋留学生若干问题上产生的龃龉,成为晚清幼童出洋肄业最终破灭的导火索。

其实,容闳不能担正职的决定早在1870年10月曾国藩和丁日昌向清廷的联名会奏中已表明,他们提议由刑部主事、曾任上海广言馆总办的陈兰彬任正委员。陈兰彬是咸丰三年的进士,科举致仕显然被视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正途。1870年10月10日,曾国藩上奏第一次提出幼童出洋肄业,实为《调陈兰彬江南差遣片》折中的附奏,在“携带子弟前赴外国者”之后提出“如该员陈兰彬及江苏同知容闳辈皆可胜任”。说到陈兰彬,曾国藩赞许有加,“陈兰彬素有远志,每与之议及此事,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画。”^⑱曾国藩和李鸿章于1872年2月27日上呈的《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明确提出,“请旨飭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⑲事实如此,对于容闳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曾国藩、李鸿章等当权者在器重他的同时,又将其与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志正体直者”严格区分开

来,尽管他们并不怀疑容闳效力国家的愿望和能力。李鸿章毫不掩饰地说过:“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容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⑤

这样,1872年8月11日,中国首批30名留美幼童在委员陈兰彬、光禄寺典簿吕源浚、内阁中书容增祥任教习和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的带领下,由上海启程赴美。身为副委员的容闳则先期一个月到达美国,在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市设立了中国学生留学事务所,并在康州和麻省城镇安排了15户美国家庭作为留美幼童的监护人。容闳的不懈努力,终于开启了中国官派留学教育的帷幕,国人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追求乃至价值观由此渐渐发生了新的转换。1873年6月,在李鸿章的扶持下,“第二批幼童由黄平甫率领赴美,同行的还有七名自费留学生。1874年9月,第三批幼童由祁兆熙率领赴美。1875年10月,第四批幼童由邝其照率领赴美,同行的还有三名自费留学生。”^⑥这样,四个批次120名中国幼童如期赴美,中国在传统教育模式之外又开辟了一条高级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赴美的中国幼童深受当地人喜爱。《纽约时报》曾报道:“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⑦1876年,全体中国幼童应邀出席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开国一百周年世界博览会,他们的绘画、文章、数学解题法等展品陈列在博览会教育馆中。全体中国幼童还应邀出席了美国总统特别茶会,格兰特(U. Grant)与每一位幼童握手致意,并勉励用心学习。为了使幼童出洋成为美国永远办理的留学事务,容闳于1875年建议清政府动用4.3万美元,建立中国出洋幼童事务所永久性驻美总部。对于此事,容闳说:“予之请之于中国政府,出资造此坚固之屋以为办公地点,初非为徒壮观瞻,盖欲使留学事务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冀将来中政府不易变计以取消此事,此则区区之过虑也。”^⑧可见容闳何等殚精竭虑地经营着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又是何等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一计划不出意外。容闳的忧虑事出有因。所有赴美中国幼童都被安排住在美国人家中,并进入当地公立小学或中学学习,潜移默化的环境使中国幼童很快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思想。出洋幼童自由民主意识的增强,引起了此前足迹未出国门一步的陈兰彬的不满,而深受西洋文明教育浸润的容闳每遇学生正当请求陈不允时,总是“代学

生略微辩护”。久而久之,正副委员互相抵牾,矛盾日渐加深。

1875年,因清政府议办古巴招工事宜,陈兰彬奉调回国辞去委员之职。之后,工部候补主事区澐良、驻美参赞容增祥、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吴嘉善相继任委员,对一些涉及幼童的管理问题,区澐良、容增祥、吴嘉善与容闳均存在分歧。区澐良回国后向刘坤一“条陈局中利弊”,攻击幼童出洋政策。容增祥因父亡回国奔丧,抵津谒见李鸿章,言容闳“意见偏执”,幼童“抛荒中学”。1880年冬,吴嘉善专程赴华盛顿向陈兰彬诉苦,“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⑨面对种种责难,容闳一面忍辱负重维持留美事务所的局面,一面复书李鸿章,辩解原委。李鸿章起初支持容闳,但他提醒要注意幼童西学长进而“中学荒疏”的问题,不要让幼童涉猎过宽,要集中学习国家急需的技能。1876年12月11日,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公使,并兼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容闳以副公使衔至公使馆襄助陈兰彬。1878年以后,容闳从哈特福德迁驻华盛顿,他的工作范围“被限制”在使馆方面。李鸿章考虑容闳熟悉留学事务所业务,仍给他以有事可前往哈特福德“相帮”的权力。此时的容闳,“担心驻洋肄业局会逐渐落入他人之手,受他人的支配。”^⑩1880年4月1日,吴嘉善发布了留学事务所的新守则,并分寄新英格兰州有中国幼童的美国社区。新守则规定,“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止教授”;“凡住康州哈特福德城各生,每值周六及周日,必须到局听宣讲《圣谕广训》”;“凡不专心学业各生,本局当勒令其退学,并遣送回华。”^⑪为了避免幼童出洋中途夭折,防止负面影响的扩大,容闳找到美国朋友杜吉尔牧师,想通过他联系马克·吐温(M. Twain),恳请格兰特出面协调。

1880年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给幼童出洋肄业致命一击。当日,清廷上谕:“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等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⑫李鸿章犹豫了。其时曾国藩已死,丁日昌因病回籍,奕訢也退却了。1881年2月20日,李鸿章给陈兰彬的电报说,吴嘉善恐怕难以久留,又没有人代替,“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

驻华公使安吉立(J. B. Angell)来信,并抄录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 Porter)领衔的几所大学校长的信后,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朴德的信息挚动人,“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⑧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说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若裁撤极为可惜。但李鸿章提到,吴嘉善曾在冬天来信,说已经进入大学的幼童很快将期满,这些人可由驻美公使管理,其他人酌量撤回,留学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可裁撤。李鸿章希望陈兰彬和容闳商量决定。

1881年5月16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20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20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但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于6月8日向清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李鸿章来咨,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飭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⑨

1881年6月8日,清政府下令结束留学生事务所。“这项伟大的教育事业结果如此过早地结束了,甚至是在它的发展进程中看起来简直是成功的结局已确定的时候中止的。”^⑩9月6日,120名学生“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外,其余九十四名,均与光绪七年分作三批回华。”^⑪容闳历经十六年的长期酝酿和十年苦心经营的幼童出洋“教育计划”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出洋幼童原定15年的留学,仅经最长九年、最短六年的学习。在撤回的留美学生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詹天佑的土木工程哲学学士学位证书上写有这样的话:“詹天佑是获得大学学位荣誉的第一流考生。”^⑫

三

容闳的晚清幼童赴美肄业“教育计划”的破产,缘由种种,非一言所能蔽之。

客观地说,晚清幼童赴美肄业受制于当时国内

外大环境的制约,容闳的教育计划与清廷的意图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容闳“突破了‘中体西用’的狭小圈子,对于较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容闳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其先进的科技,也要学习其先进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⑬而“清廷支持留学的根本目的,乃是培养中体西用的人才,富国强兵,以保证大清体制不变,并不是认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⑭当清廷怀疑并觉察到西方的民主观念削弱了幼童的奴性,原来单一母文化影响下的幼童却出现了日趋一日的“美国化”的危险时,国内封建顽固派自然产生了恐慌。幼童出洋初期,顽固派慑于曾国藩的声威,不敢公然反对。曾国藩一死,李鸿章立场发生了动摇,导致“清政府第一次主动进行的中美教育交流被顽固派扼杀。”^⑮

在幼童留学的接受地美国,也存在着欺华、排华、反华的倾向。1878年,容闳在办理幼童入学美国各大学事务时曾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准许一部分学生进入西点等军事院校学习。然而,美国国会违背了1868年中美签订的两国学子往来游学享受最优国民待遇的条约,容闳的请求被对方“以极轻蔑之词”拒绝。曾任美国驻华署理公使的何天爵披露,“1878年,有一些中国学生已有进入威斯特·波因特和安那玻利斯公立学院的资格时,中国政府请求华盛顿的主管当局准许他们入学。但是……华盛顿没有一个官吏有力量使中国的要求在议会里通过……中国在三年内作几次请求没有成功。”^⑯1875年美国陷入经济危机,为转移美国劳工的愤慨,美国资本家将美国工人的失业归咎于华工夺走了他们的饭碗。1880年10月,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暴力事件。1880年,美国单方面修改了1868年中美两国间签署的协议,取消了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美国的规定,控制、限制甚至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华工条例》议案,规定十年内限制华工涉足美利坚。这个条例虽只针对入境华工,并不限制赴美的商业、教育、旅游人员,但后来入境、入学的华人都受到了一定影响。美国的排华浪潮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清廷继续选派留学生赴美热情,中止幼童出洋肄业在所难免。事实上,自1881年清政府中途撤回留美幼童后,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一度陷入沉寂。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留学潮转向日本和欧洲,这对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处于落后局面的中国需要继续向美国学习,而美国出于战略考虑,也希望将中

国的留学教育引向美国。于是,当年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员之一、1881年尚未毕业便随全体留美幼童被召回的梁丕旭(诚),“首倡以派遣留美学生的方式,实现了美国退还中国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留美运动。”^②

再从主观方面看,晚清幼童赴美肄业的中止与容闳本人尴尬的“边际人”角色有着极大的关系,容闳在无意中扮演着“美国的中国人”和“中国的美国人”。容闳是在没有接触多少中国传统教育的背景上,负笈大洋彼岸接受了美国小学至大学的系统教育。他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甚至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娶了美国女子为妻。李鸿章看重容闳“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的同时,也指摘“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③容闳在担任留美事务所副委员的时候,就“剪掉了辫子,并采用了外国服装”,“这件事引起了许多同胞极强烈的责难和规劝。但是他是一位思想自由、心怀宽阔的人,对这些事并不挂意。”^④有清一朝,男子的辫子是中国人的外在标志,一定意义上象征着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可。“正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环境,赋予了容闳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导致了他难以介入晚清的中国社会,清政府不仅不能完全信任他,而且还无端地猜忌和制约他,也导致了容闳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无法恰当处理洋务派‘中体西用’和实质性西学的关系。”^⑤有论者甚至认为,幼童出洋失败的原因,容闳本人应负主要责任。“由于容闳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且怀有某种偏见,加之其性格上我行我素的缺点,使他在学生管理方面的一些行为干扰了清政府既定政策的实施,进而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造成了撤回事件的发生。”^⑥

晚清幼童出洋肄业虽由容闳倡导并亲率而促成,但它毕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⑦,最终因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本能的抵制而半途废止,亦是历史使然。容闳未必预料的是,晚清幼童出洋肄业的挫折和失败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涌入中国,通过留学生这一特殊媒介,跨入了一个广阔而深入的新阶段。

注:

①② An address by the Rev. Joseph H. Twichell.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Appendix, 1909, New

814

Yerk. 255-256, 182-183.

③④⑤⑥⑦容闳. 西学东渐记. 徐凤石, 恽铁樵原译, 张叔方补译, 杨坚校译, 韦圣英补校, 钟叔河标点.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62, 123, 130, 142-143.

⑧曾国藩. 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 邓立勋. 曾国藩自述(下).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1154.

⑨容闳. 经理留学事务所.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189.

⑩容闳. 予之教育计划.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32.

⑪丁凤麟, 王欣之. 薛福成选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3.

⑫傅美林. 清史纪事本末(第八卷).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1996. 2873.

⑬⑭曾国藩全集·奏稿, 卷三十(第三册).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 1428, 1429.

⑮曾国藩, 李鸿章. 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161.

⑯虞和平, 谢放. 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 张海鹏主编.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17.

⑰陈学恂, 田正平. 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陈元晖主编.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95.

⑱李鸿章. 条议三事. 李鸿章全集, 译署函稿, 卷二(第六册).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2949.

⑲陈景馨. 中国近代教育史. 吕达, 刘立德修订.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100-101.

⑳中国在美国. 纽约时报, 1881-07-23.

㉑陈兰彬. 将驻洋肄业局现在实情缮折具陈.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第二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164-165.

㉒容尚谦.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容闳自传——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 石霓译注.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 377.

㉓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 <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19/686322.shtml>

㉔台湾文献丛刊. 清德宗实录选辑(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庚辰). <http://club.xilu.com/wave99/msgview-950484-16877.html>

㉕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第二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156-157.

㉖容揆. 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追忆. 容闳自传——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 石霓译注.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 370.

㉗李鸿章. 肄习西学请奖折. 李鸿章全集(第四册).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1582.

- ⑳詹同济. 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100.
- ㉑李卫国. 试论容闳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贡献. 黄冈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3): 79.
- ㉒周棉. 容闳与晚清官派早期留学生. 百年潮, 2006(3): 46.
- ㉓封喜桃. 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分期.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4): 99.
- ㉔何天爵. 中国的海陆军.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第八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471.
- ㉕茆诗珍, 徐飞. 庚款留美发端考——梁诚首倡庚款留美计划的历史考察.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1): 18.
- ㉖李鸿章. 复郭筠仙星使. 李鸿章全集, 朋僚函稿, 卷十七(第五册).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2712.
- ㉗寿尔. 田凫号航行记.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第八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422.
- ㉘李永贤. 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4(4): 89.
- ㉙潘向明. 留美幼童撤回原因考略. 清史研究, 2007(2): 101.
- ㉚吴汝伦. 李文忠公全书, 奏稿, 卷十九.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0. 7.